

對人生的再思考

江河水

她是 我思

她出生在波蘭，原名叫瑪麗亞·薩洛美亞·斯克沃多夫斯基，這麼長的姓名，多數人都很難記住，但她嫁人之後冠以夫姓，就容易令人記住了，是的，她就是分別獲得物理和化學兩個諾貝爾獎的居里夫人，是第一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女性，兼且後無來者。她的成就，大家都知道是發現鈾和鐳的放射性元素。她的偉大之處，在於她把所有賺到的錢，全都用在實驗室裏，自己卻連一件能夠出席宴會的晚禮服也沒有。

居里夫人把自己完全投入科學的研究裏，日以繼夜，至死方休。她曾經這樣表達對人生的看法：「我們要把人生變成一個科學的夢，然後再把夢變成現實。」她做到了。世上有多少人能達成這樣的人生？我們可以把人生變成文學和藝術的夢，但能夠圓夢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又有幾人？文學和藝術的創作之路，既漫長又寂寞，能捱得過去，卻不一定能把作品留在殿堂裏。這正是人生最不可捉摸，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到過日本旅遊嗎？有沒有使用過日圓的萬元鈔？有沒有留意過萬元大鈔上的人頭像？知道那是誰嗎？那是位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名叫福澤諭吉，生於德川幕府統治江戶的時期。他學過荷蘭語和英語，目睹大清帝國的衰敗，更到過歐美看過西方利用科技而發達的景象。他鼓吹學習西學，呼籲拋棄儒學，向日本及亞洲引介西方的經濟學和科技，曾被喻為日本的啓蒙老師。他對人生的看法是：「人生如戲劇。紅演員有時會當叫花子，而三流演員有時會扮演大爺。」

福澤諭吉說得不錯，特別是在動亂的時代，錢可能在一夕間失去，也可能一夕間大發起來。一夕間失去所有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而一夕間發起來的，多的是不學無術而走偏鋒的小人。人生常常令人感到無奈又無力的地方，不正是如此嗎？

人的一生裏最多波折最多磨難的人，宋代的蘇東坡應該是其一。入獄、貶官、流放至海南都曾經歷過，他對人生的感慨特別多，留下感慨的詩詞也特別多。像「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蘇東坡對人生的感嘆雖然是這樣，但他還是堅毅地生存下去，留下不少不朽的篇章。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有感懷才有動力，對人生感懷愈多，寫出的文章才會愈發精彩。

.....

上樓飲咖啡

月松

HK 人與事

匆匆來港出差四天，最後一天行程自由，外加是晚班飛機，白天就可以悠閒地進行我的吃喝玩樂「打卡」計劃。

趁着一大早，首站來到最有「港味」的星巴克，這家分店位於洗衣街和亞皆老街路口，一出地鐵旺角站，在街口就看到它的logo。在香港文化語境下，「上樓」一語雙關。它既比喻「買樓」，又指「上樓店」，與街舖相對的一種商店，特色是在一般樓宇的二樓或更高。由於光顧上樓店的人須拾級上樓，因此客流量遠不及前者。也因租金相對便宜，不少小本經營的店舖選擇以上樓店的方式經營，最常見的是書店，近年也有不少咖啡店、茶座，或者是服飾店等進駐。

洗衣街的這家星巴克是由香港生活品牌「住好叻」及藝術家又一山人設計的，身處鬧市的二三樓，穿過窄窄的臨街門口往上走，昏暗燈光下清晰可見主樓梯牆上有曾灶財先生的文字塗鴉——「九龍皇帝」，強烈的視覺衝擊，彷彿走進港片的時光機。上到二樓，就像來到一家香港懷舊風格的茶室，撲面而來的「老港」風情，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堵用麻牌砌成的「牆」——「樓上好戲」。果不其然，店內貼滿了懷舊港式電影海報，還有象徵着香港特色的「街招」，如小巴站頭的路線牌、回收手機版的土製廣告牌等。牆角還放着傳統的磅重機，有沒有想起歐陽震華和陳豪的《誇世代》？

這家店是由戲院改造而成，二樓部分座位是直接搬來的戲院座椅，而三樓則是寬大的沙發座，整體色調沉穩些，有老式電影院的質感，還配有小型放映室，不定期放映老電影。即便是在內地，星巴克門店雖不大，但多數還是方方正正。這家店的空間是不規則的，面積比想像中還稍許大一些，客人排隊比預想中少一些，通道也比較狹窄，倒是有挺好的私密性。與都多利街星巴克一樣，這裏也提供「限定」的飲品和小吃，比如椰汁紅豆芭菲和鴛鴦芭菲，更有菠蘿油、蛋撻等港式小食。休閒的早晨，點上一杯咖啡，配一個菠蘿油，別有一番風味。再來一個秘製的咖啡蛋撻，撻底除了濃郁的咖啡味，還有點點芝麻的味道，口感頗特別。

吃罷原定去「大館」，突然下起小雨，窩在軟軟的沙發中，好不愜意。



▲港味十足的星巴克

作者供圖

天南地北

常聽到或者看到這樣的一個問題：情為何物？沒有查找字典，自以為應該是在對於一個人或者一件事的深度感情遇到突變、困難、障礙時生出的一種感嘆，千回百轉，思慮重重，想從中增添或者解脫，但在多數情況下卻不得其解，因而內心或公開發問。結果當然各不相同，差異極大。不過，孤陋寡聞，至少到目前為止我沒有讀到過解釋「情為何物」的正面文章。我最近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並也在讓自己思索「情是何物」，但不是對一個人，也不是對一件事，而是對一個國家。

近日，爲了探望家人，我來到了位於中美洲和南美洲交界的巴拿馬。觸景生情，感嘆頗多。整整四十年前，我曾經在這個國家工作過四年，認識了當時的許多各界人士，也到過她的許多地方，對她留有許多美好的印象。此外，由於那次居留中的一半多時間是隻身一人，全方位地「孤軍作

黛西札記

上周六，一場名為「先驅之路」的大型展覽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開幕，展出五十多位曾在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留學法國的中國畫家作品。二十世紀上半葉，逢東西文化與藝術匯流，徐悲鴻、潘玉良、吳冠中和趙無極等中國畫家紛紛去巴黎學習，不論最終是回國抑或是自此定居異鄉的畫家，都為中國現代藝術的開創與發展貢獻了諸多心力。相較於吳冠中、常玉和林風眠這些人盡皆知的藝術名家，吳大羽的名字雖也同樣出現在展廳中，但他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處在被人冷落甚至遺忘的狀態中。

吳大羽早年曾是上海《申報》的美術編輯，也是上海晨光美術會的成員，在一九二二年夏天，也就是他十九歲那年坐輪船去到法國，考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並在那裏結識了林風眠，兩人後來還曾一同在杭州國立美術學院任教。吳大羽和林風眠在巴黎求學的時候，正逢野獸派和立體主義在歐洲藝壇盛行，因此兩人的創作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對色彩的探索不遺餘力。五年後，吳大羽學成歸國，在老友林風眠的邀請下，擔任杭州藝專西畫系主任，將自己在歐洲的所見所聞以及思考引入課堂中，吳冠中、趙無極和朱德群等第二批留學法國的中國畫家，都曾是他的學生。

像吳大羽、林風眠和徐悲鴻那一代的中國畫家，總不可避免要觸及這樣一個問題：如何一方面汲取

「張味」

劉荒田

自由談

夏志清教授所著《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收入一封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信。是年，夏的胞兄，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夏濟安因中風不治，得年不足六十。張得悉噩耗很遲，但信「極為感人」，裏面一句：「近來我特別感到時間消逝之快，寒噤噤的。」夏公說它「極有張味」。同年，張愛玲在另一封信上又說：「近來時刻覺得時間過去之快，成為經常的精神上的壓迫。」

王德威教授為本書所寫的《代跋：「信」的倫理學》中說到，一九九一年，夏志清自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張愛玲來信祝福，卻是這樣寫的：「我在報上看到《桃李篇》，再圓滿的結束也還是使人惆悵。」王德威嘆曰：「又是一句張腔」。

這麼看來，所謂「張味」、「張

情為何物——重遊巴拿馬城

戰」，什麼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尋找和辦理，從而更增添了我對這個國家認知和情感的深度和烈度。我可以滿懷驕傲地告訴各位，我從中得到的歷練是十分巨大的，無可替代的，對我後來的工作幫助極大，當然感到深深的滿足感，對之的情感之深，難以言狀。再有，在這樣的一個小國，生活有約百分之八的中國人，被當地人視為「老鄉」，也讓我有一種自發的親近感。或許，用「情深」來歸納我對她的認知和情感，還很為不足。因此，我幾十年來對她始終一往情深，雖無機會再度接近，但念念難忘，包括對她的許多地方，許多人和事，都是如此。「情到深處不知情」，應該包含這樣的意境。

故地重遊，尤其是在許久後能夠再度來到夢牽魂繞之地，不可避免地會勾起對往事的諸多回憶。兩相比較，感嘆也就自然而生，而發。

巴拿馬國家不大，僅七萬餘平方公里，大約兩個海南島的面積；人口也不多，四百萬多一點，相當於北京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是，由於位居要

長耘於空漠

李夢



▲吳大羽畫作《花之舞》

作者供圖

西方藝術元素，另一方面又抱有中國傳統文化中滋養而生的意蘊與情味？所謂中西互動，說來簡單，真正要落在實處則往往不免流於形式，就像著名翻譯家傅雷在《中國畫創作放談》一文中說得那樣：「融合中西往往流於膚淺，僅僅是西洋人採用中國題材加一點中國情調，而非真正中國人的創作。」那究竟怎樣是「中國人的創作」呢？我想吳大羽和林風眠都各自給出了答案。

林風眠畫作的用色固然受到野獸派等人風格影響，但你看他筆下的仕女和山水風景，骨子裏仍有濃郁的中國傳統意味，是清高空靈的，很有些「纖塵不染」的意思；而吳大羽在創作時，顯然更樂意去往抽象的語境中探索，筆法和用色都濃烈甚至生猛，不怎麼講求所謂清高的風雅，而注重創作者情緒的抒

衡，是世界交通、金融、海運和海洋事務的樞紐之一，因而廣受關注和重視，巴拿馬也因此得到快速和全面的發展。

在歷史的長河中，四十年只是一瞬間，但巴拿馬的變化之大卻讓我大為吃驚，有點瞠目結舌。出機場，進城區，登上在四十層的住所，迫不及待地從四面的窗戶向外看去，尋找記憶中的場景。到處林立、形狀和色彩各異的高樓擋住了雙眼，顯示的是發展、興旺、變化，是城市的擴大和延伸。城市建設的新穎和多姿多態，海岸的改造和改變，無處不是匠心和創意，讓人目不暇接，讓人浮想聯翩。我前次在巴拿馬城常常去的地方，諸如總統府鄰近的街巷、老的會展中心和城區的一些主要街道均已被完全改造，記憶中的參照物已經蕩然無存，讓我無處尋找對比，不知身在何處。原來被巴拿馬人視為「驕傲」的「巴伊迪利亞角」（Punta Paitilla）雖然仍在，高樓更多，看起來更加擁擠不堪，但僅僅成為了城市的一個小小角落，在衆多後起

長耘於空漠

李夢



▲吳大羽畫作《花之舞》

作者供圖

發。早期的吳大羽，也曾寫實的語境中探尋，例如一九三六年創作的《岳飛》以及一九三七年的《孫中山演講圖》，可到了一九四〇年代後半葉，他漸漸轉去以抽象風格描摹人事，用筆設色愈發舒展甚至恣肆，哪怕冒着被中央美院華東分院（其前身是杭州國立藝專）解聘的風險，也不肯違背己意。

我尤其喜歡他的衆多以「無題」命名的作品，全部以抽象筆法完成，不為勸導，不為抨擊或反思，而就是實在的、直白的呈現，將內裏外化，引觀者進入一重近乎炫炫迷亂、不分東西的情境中。「無題」是曖昧的，它並不指向任何具體，同時又可包羅萬象。記得「雲門舞集」創辦人、著名編舞家林懷民曾說，舞蹈最重要、最能打動人的特質是「曖昧動人」，而我想，用這四個字來形容吳大羽的畫，不論

的高樓中變得很不起眼。巴拿馬城業已煥然一新，是我最簡單、最直接的結論和感慨。

到達後的第二天，陪同家人去了一趟超市。在那裏，滿滿的貨架，川流的人潮，井然有序的隊列，擁擠但並不嘈雜的市場，讓我依稀回憶起四十年前排隊購物的場景。哦，這裏也還有變化不大的地方。連同依然如故的「老巴拿馬」舊址和附近的紀念物，讓我終於找到了那個年代的信物和記憶。

以此為題，是驢唇不對馬嘴嗎？不是，因為感情在那裏，說不清道不明，但絕對真實。用它來書寫和衡量一個國家的新舊對比，道出的是舊意，是新懷，還有感情和情思，當然還有內涵，但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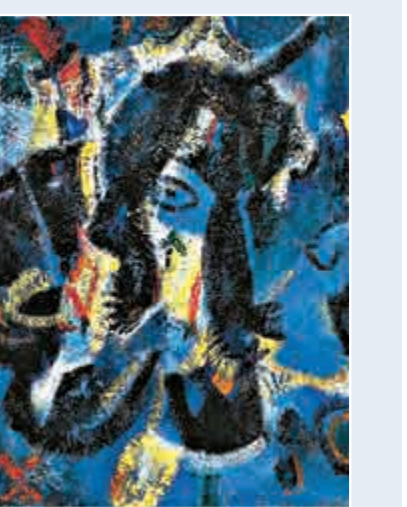
除了中國的許多地方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有如此巨大的變化外，我確實沒有聽說還有什麼其他地方有如巴拿馬城的發展之快、之集中。說出來，並言出「情狀」，希望能引出信息，引出情感。

長耘於空漠

李夢

其中的韻味或節奏，恐怕也再恰切不過。

不從俗、不跟風，不僅是吳大羽做人的信條，也是他畢生堅持的藝術創作風格。因為這樣的堅持，他在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中國社會動盪不安的年代，受到諸多批判與詆毀，甚至不得已親手毀掉自己的衆多畫作。有些人不滿他所謂的「形式主義」，也有人將他歸入「新畫派的代表」而大肆抨擊，而他對這些統統不以為意，「躲進小樓成一統」，哪管什麼主意、什麼派別，只願靜心研究如何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他曾在給學生吳冠中的信中，說自己「長耘於空漠」，不過短短五個字，卻極其恰切又傳神地描摹出畫家一人獨對天地的孤獨與寂寥。不過話又說回來，真正而純粹的藝術，從來都不可能在吵鬧紛紜的環境中生長起來吧。



▲吳大羽畫作《無題-27》

作者供圖

「張味」

劉荒田

待幣」，更不說「待斃」了。她和夏公的通信，多半談寫作、出版一類文事。夏公為她的境遇惋惜萬分，勸說：「盼望你早日安頓下來，找到一個適宜的住址，再去檢查一下身體。如一切正常，不妨多寫些東西，生活就上軌道了。」

夏公收到張愛玲最後一封信的時間，是一九九四年五月，信上說：「無論如何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沒有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許說過在超級市場看見洋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愛吃的。你只愛吃西瓜，都是你文內提起過的。」那年代，對張來說，寄信殊非易事，得穿足衣服，躲開窺探她行蹤的中國人，步行去有郵筒的街角；如果手頭沒郵票，還得跑郵局。哪像現在發電郵、微信，手指往鍵盤一按就發過去。

「不能再等了」，豈止適用於寄信？它就是對付時間的唯一利器。